

著 名 學 文 界 世

爭 戰

著 原 棧 易 路
譯 渝 公 王



戰 爭

Krieg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四版

		角
原	價	四 元
原 著 者	Ludwig. Renn:	
譯 述 者	王 公 諭	
發 行 者	朱 炎	
	啓明書局代表人	
發 行 所	啓 明 書 局	
	上海福州路 328 號	
經 售 處	全 國 各 大 書 局	

本書編號：146

目次

出發之前……………一

列車上……………二

行軍……………七

巡哨……………一〇

麥斯河之役……………一六

到法蘭西去……………二九

蒙特……………三一

羅你……………三八

阿米霍兒特……………四八

休息日……………五六

麻兒奈的戰事……………五七

退卻……………七四

聖瑪麗——賴勃諾台……………八〇

查萊的大戰……………八九

蘇姆之戰……………一一六

受傷後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愛因賽班尼之戰……………一六〇

目次

11

一年的持久戰	二二六
一九一八年三月進攻	二四三
總崩潰	二六〇

出發之前

在動員的一天，我補了一等兵。因為不能再到母親那裏去，就寫一封告別的信去，出發的那天得到她的回信：

我的兒啊！望你忠實堅持，時時自勉，我能寫給你的話，已盡於此。我們很忙碌，你的哥哥也被徵募了去，所以我們兩個女人，必須樣樣做到。孫兒輩還說不上什麼。隨信寄給你暖襪幾雙。

再會！

你的母親。

我將來信插入口袋，跑進軍隊商店去買些信紙，路上行人往來匆促，店裏的人都圍着食桌。

『你，羅特維西！』徐駭含笑給我倒了一杯啤酒。『先去殺俄國人！』

我和徐駭照了一杯。

馬克斯杜姆史謙和撲雷同坐一桌，在那裏擺動膝部，他個別地審視，很高興。

『他們該知道德國人的劍鋒，這些狗東西！』在屋子的裏面有一個胖的有鬚的一等兵在說話，說話時喉頭發出呃逆的聲音。『我知道這些雜種——在巴黎三年總算沒有白住！——只要有一名德國兵到來時，他們便跑得影子都沒有了！』

我買了信紙就出來。撲雷在後面趕上來，我不去理他。

『你不高興嗎？』他問道。

『當然高興！』我冷然道。

『你沒有在下面耽擱嗎？』

『我不耐聽這些空話！』

他不說了，但我覺得他有話要向我說。

我們走進屋子，我坐在轎上，問道：『喂，你要說什麼？』

他靠桌子坐上，對我瞧着，好像對我有希望。我問他的問題，他好像覺得不是問他一樣。

『你怕戰爭嗎？』我問道。

『戰爭大家都歡喜！』

我回想了一陣，我覺得他方才的態度，一定和戰爭與生命的危險有關。

『羅特維西！』

我吃了一驚，他從未叫過我羅特維西。

『我沒有父親，』他說話時的態度很可怕。我怎樣辦呢？——和他握手嗎？——他這個人是一點感情也

沒有的。

『撲雷，』我說，『然而你有一位哥哥！』我的態度也有些不自然。

他默然，他已經明瞭我的意思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平時連很簡單的事物他都不懂的。

他沒有笑容，也不作聲，然而起身想走。我將笨重的包裹背在背上，也沒有等他的了。再到坑廁去走一趟，便下樓梯來預備出發。這時覺得眼睛雖然仍舊到處看得見，可是心神卻並沒有注意到所看的東西。兩腳已開始移動，行李笨重，但是這與我沒有關係。

列車上

我們走進營房，車子已經在我們背後駕起了。少尉發皮恩眉飛目舞地過來，闊大的肩膀上背了一個黑漆的背包，好像學生的書包，他走近我們說道：

『我們大家是一家人，我用不到向你們演說了！謝謝上帝，我們有一顆珍珠在這裏！』

大家笑了，我想這也好，這時那些預備兵都已知道我們少尉是怎樣一個人，撲雷雖是笨伯，不過大家都喜歡他。

『第三連——立正！——各排向右轉——開步走！——立停！——全連——開步走！』洋洋的軍樂的聲音從營牆上反應過來。我排在第一排前列，營門口站了一羣觀眾，正在讓開我們走的路。

『努力幹，愛米爾！』有人大聲叫道。

『好啦！』幾個年青人叫道。

『像一八七〇年一樣，』我聽到一聲輕微的語音，對面一個長者的面容，他的一雙灰色而和藹的眼睛正對我看着，『我也是同樣出去過的。』他對我說，我走過了老人面前，又看到別的人。

一束石竹掃過我胸前，我看看花枝，又看自己。街上站着一個女人，她在斜的帽檐下，對我巧笑着。

漂亮的洋傘都已張開，傘下的女人們，都戴着闊邊的帽子。我忽然看見叔叔在右邊的人羣裏鑽過來，他的帽子，拿在手裏在頭上搖動，而且對我笑。我完全不知道怎樣回禮，神經錯亂了，可是我的心中很歡喜。

軍鼓的聲音在鐵路橋下震搖，隨後又是 *Wum, wum, wum*。

我們到車站上，停止前進。在那邊卸下行李，等候列車。

幾個女人帶了花籃，往來分送小麵包和糖果。

列車慢慢地進站來，來的是貨車，推轉的車門上面塞有樺樹枝。軍官坐的是一輛三等列車，車廂壁上塗滿着字畫。

特別大廉售！

免費搭車！

最危險的是幾顆彈子！

從這裏直達巴黎！

軍號吹起來了。

『第三連在槍架前面歸隊，行李和槍枝拿在手裏，上車』

大家爭先上車佔位置。沒有靠背的櫈子站在車廂裏面。我並不發慌。許多尉循着列車飛奔。有人探頭窗外叫喊，一座轉動的機車，在黑煙下面，慢慢在鐵道上面過來。又有人喊什麼。我走到高處，撲雷不已經找了我好幾次了嗎？

『我替你找了一個座位！』他把頭伸出車外喊道。他又縮回去，在車裏面和別人吵鬧。等他叫我過後，位置又被別人佔去。

『嗨！』少尉喊道，『還要擾亂多少時候！』

撲雷替我在左邊靠牆留了一個位置，我在那裏可以靠牆壁，不過不能看見車外的風物。

車外叫聲紛繁。汽笛鳴了數聲，車身漸漸前進。到那裏去？有人說到俄國去，俄國是怎樣的。這裏有太陽，我想起來俄國是荒涼的草原。

『哈哈！車子向西開了！』有一個人在車門邊叫道，『列車轉彎了，到巴黎去哩！』

『Hurra, Hurraa！』外面孩子的喊聲。

車外邊『德國，德國統治世界的一切』的歌聲，聲聲傳入我們的耳中，隔壁車廂裏歌聲很沉鬱。

瑪麗，瑪麗，瑪麗是我名，

我在軍中得到這名字，

我和公主的名字相同，

公主的幸福不如我。

孩子們又狂喊Hurra。車中人又以歌聲應答。太陽光照在門邊的人們的臉上，反映着紅光。徐駭露着一口潔白的牙齒對我笑，這一瞬的一切都使他非常喜樂。

天快暗了。車廂裏因爲車頂上被太陽燻晒了一天，酷熱非常，車行漸緩，停止前進了。一線光亮照在右面車壁上面。

『下車來取食物！』有人這樣的叫。

人們醒過來，起身暗中摸索食具，手電燈的光芒忽來忽去。

我們走出車廂到木棚裏。電燈放在新鮮木頭製成的桌子上。桌後面有女人在分給牛肉和麵。有一個老人穿着上校的制服，來往上下；白髮披下來，直奔上闊大的肩膀上。

列車前進，輪子旋轉的聲音，很有規律地響着。門畔冷氣直沖。撲雷全身倒在我身上。最後，他的頭撞在我的膝上。因而他半醒了，隨後又沉睡了。我還沒有睡熟，並毫無思念，但是心神很不安。

我忽然被人吵醒來，有人在背後推我。

『我要小便去，讓我過去！』

我把撲雷拉近身來，他不醒，那個人一個一個叫醒來。等他回來時，因爲那些人又睡熟了，必須再叫醒他們一次。四週黑暗涼涼，有時又吵擾不安寧。

我再醒來，天已明了。撲雷面容污穢憔悴。有幾個人正在打着呵欠，伸伸懶腰。

太陽雖已出來，可是反面格外寒冷。撲雷醒來，睡眼朦朧向我微笑。

『我肚子餓了，』他隨即伸手到櫈下拿出背包來。這時他的頭撞在他前面的那個人的身上。『讓別人睡呀！』那個人埋怨過後，也醒來吃東西。

車又停止前進了。

『下車來拿咖啡！』

『大家又可重新振奮起精神來了！』

各人下車，將手足伸展一下，跑了一陣。廚房的炊煙斷續地飄蕩着，從一列開着門的車廂中，向外面冒出來。火伙們穿着長衫，用木勺舀咖啡到軍用水壺裏去。

我們又前進。車外不時有樹木房屋飛過。我想站起身來，可是左右都是行李，使我不能立得穩定。

車外的孩子們又叫 *Hurra*。我們用歌聲應答。有幾個人坐在地上玩骨牌。

黃昏已到，隨後就是暗夜。我依身車壁，然而覺到身子彎曲，很不舒服。

『這是萊因河哪！』

人們擠向門旁，我試驗起身到門邊去。別的車中已在歌『猛醒來，萊因河旁』的歌了——我能得到親歷戰爭，不是很幸運嗎？總有一回要離開家鄉的。那些少壯時代未經戰事的人，實在太沒有意義！

我點火吸煙。漫漫長夜。側身緊貼在震動的車壁上，很想坐得舒服些，不過撲雷當我抽身時就向前滾過去，我用力的把他扶正。我因身上疼痛，時常醒來。我的頭撞在什麼上面，那是撲雷的頭，正靠在我膝頭上面。

第二天清早我和撲雷交換座位，心想坐得舒服些。外面太陽又上來了。門邊的人正談說他們的所見的風景。這裏該有葡萄園和古堡的遺跡吧！我不久便熟睡，到中午方才清醒過來。

大家都污穢不整容，但是他們好像都滿足自己的生活……

在一處車站吃過午飯，又繼續前進。在門邊的人說，我們的列車，經過一處狹窄的森林。

車停了。

『下車！』

我們爬過橈子到外面。一處車站和許多小屋。那邊有一座高山，大家的身體都疲乏極了，將行李集在一兒。

『我們現在在甚麼地方？』我問徐駭。

他只是笑

『我們來看地圖，』一位老排長說得很洪亮，他大概當過教員的。『我有一張地圖——我想起來我們是在這一帶。』

他的地圖看來是從一本學校用的地圖裏撕下來的，而且不十分正確，然而我斷定我們離開法國還很近哩！

正在這時，廚房的一節列車已從別節上面脫了下來，拖到了月臺邊上，我們不等牠到可以開車即出發前進。沿着小河前進，太陽的炎熱還沒有退，不過久坐以後的步行，使人爽快。走了一點半鐘到一處村莊，設營的人已經在村前等候我們了。

『第一隊歇在這座糧屋裏面！』

『這裏的稻草不夠！』

『他們說現在沒有稻草。』

大家把行李放下，上街去買酒，酒的價錢還便宜。我和徐駭帶酒坐在車前的座位上面，這一輛車，放在糧屋的後面。月亮已經掛在空中，溫柔的微風，從小溪上吹來。我們在光亮的夜中散步，到我們回到糧屋裏摸索着去找睡處時，別人早已酣睡了。

行軍

第二日開始行軍，天氣很熱，而我們又不慣山中生活，起初的幾天，許多人睡在路上樹蔭下，把上身赤露了，用手帕裹在頭上。以後也習慣了。爬過了好多座高山，到了一處山谷中，對面樺樹林中，山勢又復聳立，從我們走過的高崗看來，那將要經過的村莊，是在最高峯上面。先頭的行軍走得不多路，今天大家要打起精神去走，才好呢！

休息了好幾次，太陽炎炎地曬在狹小的山谷的小路中，我們在這中間已向上走了幾小時了。後來路勢平坦，街道向右轉，小村莊依山而立。

大家在田裏歇下，打開帳幕，太陽依然未退。把衣服脫完，將浸透了汗水的衣褲掛在幕門外，到帳幕裏睡下來。天氣太熱了，我不能入睡，從幕布裏穿過來有一道棕色的光亮照在我上面，我足足睡了有一小時。

『野戰廚房來了！』

大家穿了一半衣服去拿食物來充飢。

後來我和徐駭和撲雷坐在幕門口，在那兒探視深谷，向遠處望望連綿的峯巒聳峙。覺得心神很愉快。黑影正在移上山坡。天色漸漸黑了，而高處的太陽光依然光明。

遠處有瑟瑟的聲音，像輕浮的鼓聲，聲音漸漸強大，忽然又有號聲起來，大家都向村中去，徐駭也過去了，或許是我們團部的軍樂在演奏。

我們向比界前進。我從出發以來沒有修面過，而且鬍髭滿生，這是一種頹廢的精神。有的人不到戰事完結不願修面。但我很願意修面，不過我想有相當的長時間沒有時間，任鬍髭留着；後來互相學着不修面了。

一天下午走過一段路後，軍官們坐在路旁一株大樹下，有的在玩骨牌。我們的瘦弱的中尉，他素來被大家所不歡迎的，坐在草地上，肥胖的少尉發皮恩手裏拿着一柄髮剪，已經替中尉剪了一邊頭髮。他的手背正在做種種手勢。

『這時中尉應該屈服在我手裏了！』他大聲喊道，『不然，我得服從中尉啦！』

『我可以替你幫忙！』

『倘使中尉能够順服地滿足我一種欲望，我願意替中尉剪髮的！』

『你可以得到我的帝國的一半！』

『我誠懇地請求中尉不要說笑話！』

『那末你要什麼呢？』

『我得先思考一下。』

『如果你想不到，那末更好！許我省事嗎？』

『中尉總隊給可憐的少尉以思考的機會的！』

很近的地方忽然有口笛聲和鼓聲。少尉跳起身來叫『第二大隊來了！』他手裏拿着髮剪跑去了。

中尉坐在草地上罵道：『可惡的東西！——你可以得一瓶勃蘭地酒！』那東西沒有聽到。

大該長坐在旁邊大笑。

大家到了比國邊界了。在這裏有一次休息。比國人把街道毀壞，而且還佈置了障礙物，有人這樣地說，繼續前進，過一處稅關，又過一個法文的指路牌。

『那裏有拆毀了的街道！』我不耐煩的問道。

『呸！你腳踏的地方便是！』徐駭笑我。

這就是了嗎？幾塊石子在街面上堆着；街邊有砍斷的樹幹站着，樹身躺在草地上，榆樹長的整齊挺直，我從沒見過這樣的。比國人就用這些樹來擋在街上嗎？我很可惜那整齊的樹枝的浪費。

電桿上面掛着剪斷的電線，我們不能再打電報。右邊有一座小屋。一個男子靠身門上，便帽壓的很低，對我們注目。這個人恨我們。為什麼交戰時一定要仇恨呢？

離邊界稍遠地方的人民，比較和氣。然而我總覺得比國人是陰狠的。夜裏大家留心戒備，軍官也從不單獨睡在屋子裏；爲的是有人講過比國人在夜裏來暗殺的事。

漸漸深入比國境了。我們路過幾處大森林，以後到一個山麓，有村屋和小城市。因爲我們還得在街盡處過夜，所以還要走過城後峙立的山坡。

有幾次中午時的太陽照在禿露的山背上，射出強烈的光芒，山脊赤露，沒有一株草，日光是黃褐色的，非

但不淒涼，卻閃出從未見過的光芒來。

漸漸走近麥斯河（die Maas）了。有人說那邊要有一次戰爭。一天晚上，到了一個村莊，大家知道這是大戰快要來臨的當兒了。

第二天也留在那裏，我們合股向農民買了一頭豬，就在他的果園裏架着鍋子燒豬肉，我們就駐紮在那個農民的家裏。排長查黑到我們這邊，他因為太辛苦了，這時坐在火旁，身向前彎，雙手垂在兩膝中間。

『我真受不住了！』他說。

我該怎樣說呢？徐駭和撲雷不說話也是當然的。

一年兵役的賴姆也坐在旁邊，他的大而沉靜的目光看查黑。我從第一天看到賴姆起，總覺得他可愛，然而我有些怕他。看來他對別人都怕，尤其是查黑，我想他是恨他，查黑對他也不好。賴姆的身體的動作很不靈活，因此身體疲弱。在他很有神彩的眼睛裏面總有一種恐懼的神情，這便是叫查黑不喜歡的地方，也是使我喜歡的地方。不過賴姆不會叫口令，也叫我不大歡喜。

『侬！』少尉發皮恩從屋裏喊出來，『你願意和我一同去放哨嗎？』

『好的，少尉！』

『我也去！』徐駭淡然地說道。

我們到發皮恩那裏。

『好！』他說，『你也來！但是現在要趕緊，不到一小時，天就要暗下來，到那邊還遠得很哩！』

巡哨

連少尉在內，我們一共七個人。

『掛槍常步——走！』

撲雷在後追上前來。

『這塊燒肉給你！』他輕輕的說。

『但是天下雨了！』他把一塊熱而軟的東西塞在我手裏。

『謝謝你！』我說，『不過現在叫我怎麼做呢？』

『那末你可放在軍用杯裏！』他邊說邊立停了。

我把軍用杯從麵包袋上解下來，將燒肉塞進去，把杯子推向右邊上衣袋裏。右邊的大腿被燻熱了，熱得我暗笑，而且他又是隨後趕送上來的。

我們走過最前的步哨，走進一處茂盛的樹林。路是石子鋪成的，斜入山谷。少尉快步上前。他已詳細知道法軍的所在地了。大家用力想放低腳步聲，然有釘的鞋子實在很難不發聲音。青翠的檜樹立在幽爽的空氣中。

一條狹小而半斜的橋，河底水聲潺湲。上山的路很峭斜。樹林中暗黑可怕，而山路縫中的天空，還在發微弱的光亮。

少尉立停了，招手示意，要我們不許發聲音，大家立住了。每次呼吸，身上的皮件發出聲音來。

繼續前進，必須走上前面的山頭。少尉站住了幾回。一點聲音也沒有，聽不到飛鳥展翼和落葉飄動的聲音。樹林到右邊就完了。樹木高大，我們離開山路向左邊走，沿林輕輕的偷步前進。腳下淺草，左面海谷，面前幾百米突的樹林，前面浮現着一片雲霞，我們在那邊停住。天色墨黑。少尉招手叫我們圍繞在他的四面。

『高山後面就是麥斯河的橫流，法兵是不是在這岸上，我不能知道，然而如果他們有人在這岸上，那麼也決不會即在前面的。這邊樹林邊上因為怕襲擊的原故，前進有些危險。右面高處有街路一條，那邊大約有崗位和巡哨。我們要看路上行人必須向天空看去，反過來，他們對樹林看不出我們在這裏。』

我們走在燕麥田裏前進，有不少的露珠。麥穗彎下拂着了，格格作聲，我的褲子已經濕到了腿部了。

麥裏有兩個人的腳印，麥穗傾斜的方向，就是我們前進的方向。——這是巡哨的腳印嗎？兩個巡哨太少，那一定是偵探，他們走過麥田是可疑的事，他們一定是來探聽我們的。

喧鬧爾爾的聲音，迎面過來，我的心中一跳，大家立定了，原來一隻鷓鴣，我覺得可羞，少尉笑得沒有意思。大家在暗夜裏前進，走到一處平坦的高地，少尉忽然立住了，他招手向下，我跪下，一股特別的聲音從前面過來，好像有東西彈擊電線。

『那是什麼？』少尉低聲問道。

許多馬匹奔跑過來了！我握定槍桿，少尉手指按在槍機上，馬聲更近了，我着手瞄準，那邊停住了，鐵絲沙沙作聲，他們在弄斷鐵絲網嗎？——除茫茫的黑夜外，甚麼都看不見，他們只隔我們五十步了。——鐵絲沙沙的聲音還在響，我肌膚起了粟粒，到底是甚麼呢？——我把槍放下，少尉偷步前進，我們實彈隨後前進，他有時立停，有時偷進，又跪下來向前指着，前面有東西隱約搖動，那是牛，少尉把槍裝入袋中。

『這次我們上了大當，那是牛，牠們把身體在鐵絲網上擦動，還有馬匹往來奔跑。』我們沿鐵網轉換方向，幾株樹木和幾處房屋，被我們看見，黝黑無光，向屋子內輕輕走進，石壁中間有小路一條，來到坡緣，絕壁峻峭，直下深谷，谷中聲音萬千，煙霧瀰漫。

『那邊下面大概通火車罷！』我說。

『這兒不通火車的，那一定是麥斯河，不過我也覺得奇怪，那邊的聲響爲甚麼這樣大！——這時我們來向下試走一下罷。』

他摸索向前，山坡上多怪石，他走入了滑地，我拉住他的手臂，但是他還是滑下去，徐駭也來拉住他，我們同力把他拉上來，他有些發抖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我們向左沿山坡走去，想找一條山路，草地又顯現出來，走上山頂，山頂三面是高的崖壁，非常峻險，在一叢野薔薇前面，我們就停步了。

『這是當然的，』少尉這樣說。『總不會有人帶了軍隊從這裏下去，我們可以這樣斷定。——我們就在地休息，決不會被人襲擊的。』

我把帳幕張開，和徐駭及少尉三人坐在上面，杯子在衣袋裏已經翻過來，滿袋都被燒肉油污了，幸虧沒有另外的東西放在衣袋中。

我用小刀切燒肉，分作三份來吃；徐駭分給麵包，發皮恩有燒透了的雞蛋，空中細雨濛濛。

『我們一定要等到天明。』少尉說，『爲的要待天明後再考察一下這裏的地勢。但是這裏奇冷而且潮濕，我們再看罷，也許可以到村子裏面去。』

說起村裏過夜，使我擔心，比國人大概在夜裏已經弄死了不少人，村莊裏面有沒有敵兵隱在裏面，我們是無法探知的。

我們走到第一座樓房，四周是矮牆，好像一個古堡院門開着。屋內衆犬向人亂吠。發皮恩派兩個人留在大門口。

『只要有危險，立刻開槍！』他微聲說。

我偷入院內，裏面陰慘暗黑，中間一堆黑色糞堆，犬吠聲聲，少尉摸門，門是鎖着，他又敲門。一扇窗上射出一道光線，立刻又沒有了。——少尉用手槍柄去敲門，共敲三次，敲門聲從屋裏回響過來，犬吠依然不止。遠處窗上又有光亮，隨後順次過來。一個人蹣跚過來開門，我們湧進門，少尉打開的門，兩個大漢和一個女人立在裏面，對我們注視着。

少尉舉手作勢向右：『搜查軍火。』

我還看見那女人跪在他身旁，當時我走進右面的房間，那裏暗黑無光。我回身來取光亮，女人抱了少尉的腳，嘴裏儘是邊哭邊說。